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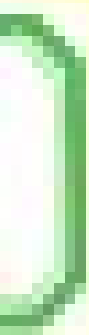
吕王巨变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吕王巨变

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呂 王 亘 变

丁立身 刘白翎
張公法 戴 月 編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65年·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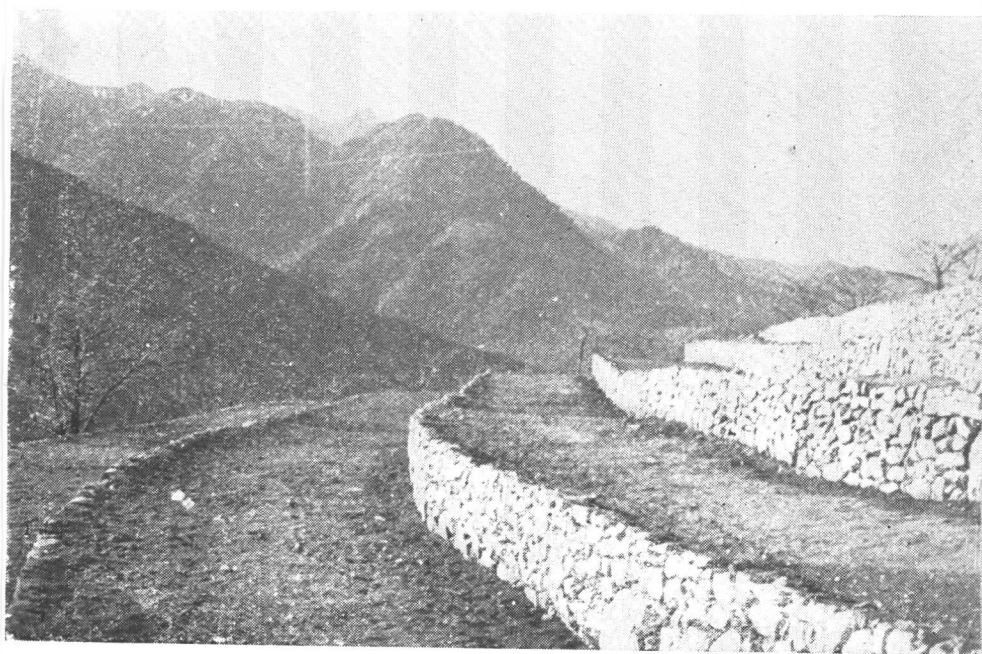
呂王巨變

丁立身 劉白翎 編著
張公法 戴月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大西路二段同心東里12號）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毫米 $\frac{1}{32}$ •4%印張•1插頁•72,000字•印數：1—45,000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4090•121 定價(5)0.32元



白家堡子大队新修的水平梯田。

广 第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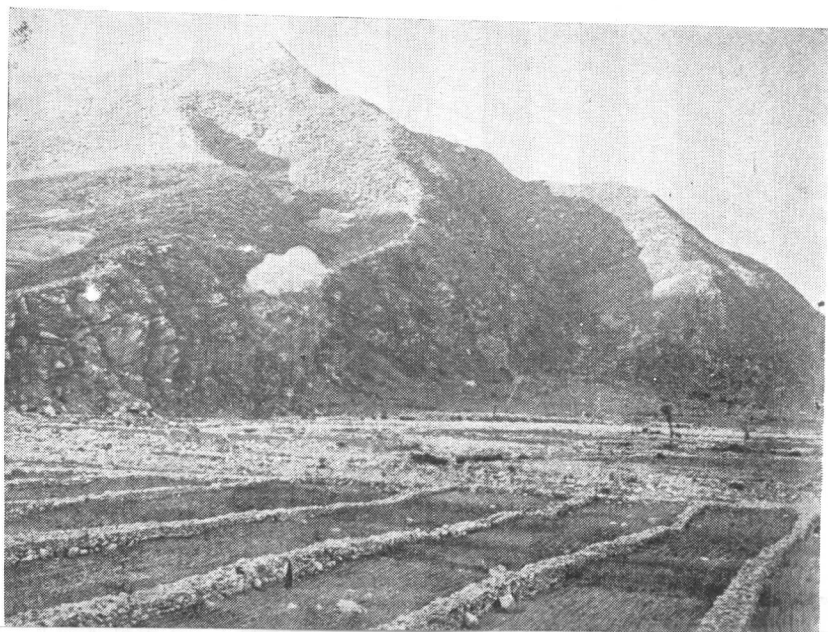
公社党委书记徐树刚同志（左三）
和社员在一起修梯田。

梁 枫 摄



马家隈子大队从河两岸收复被
洪水夺去的失地。

广 第 摄



前 言

呂王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在短短的四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呂王人民公社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公社党委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持三大革命运动，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结果。

呂王人民公社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建设山区的道路。呂王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经验，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入手，来带动其他一切工作。呂王公社党委坚持这样做了四年，其结果是：打击了牛鬼蛇神和歪风邪气，提高了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的阶级觉悟，激发了革命的热情；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风，同广大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社员保持了最广泛、最经常的联系，因而对全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具体；对群众的生

活照顾得比较周到；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摸索出一些经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从吕王公社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干部参加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防止修正主义。因此，我们在学习吕王的时候，应该把这一点切实地学到手。

吕王的经验是丰富的，由于我们受到各方面水平的限制，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同志提出批评指正。

編 著 者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 录

前 言

- 一 千载穷山换新貌
四年成就不平凡..... 1
- 二 坚定信心向前看
武装思想是根本.....19
- 三 坚持劳动不褪色
带头苦干做模范.....36
- 四 前进路上有风浪
阶级斗争抓到底.....52
- 五 思想工作抓苗头
学赶先进有标兵.....64
- 六 勤俭办社创家业
艰苦奋斗树新风.....80
- 七 关心群众似兄弟
阶级友爱如手足.....92

八	实行生产责任制	
	经营管理有秩序.....	104
九	群众路线办法妙	
	点面结合效果灵.....	116
十	天外有天前程远	
	不骄不躁永向前.....	129

一 千載窮山換新貌 四年成就不平凡

一九六三年，庄稼刚刚上场，老轿顶山下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阵阵巨响，震动着河谷，震动着山林，震动着吕王山区人民的心。

十六年前，这里也响过炮声——那是争取解放的号角。在炮声中，吕王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结束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生活，拨开乌云见晴天，开辟了山区历史的新纪元。

今天，这里又响起了炮声——这是夺取更大丰收的信号。在这次炮声中，一块块巨石开了花，一道道石墙垒起来。吕王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与石争地，向山要粮，搬石取土，大修梯田，铺设通往共产主义的幸福路。

过去，为了推倒压在山区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民兵队长吕庆余、工作队员王希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山区人民牢记先

烈创业的艰辛，坚决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他们从互助组走到合作社，从以地理特点命名的高山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到以烈士姓氏命名的人民公社——吕王人民公社。现在，为了彻底搬掉横在山区人民面前的一穷二白的两座大山，吕王公社党委，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扬红军长征的斗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山区人民治山治水，苦战四年，使穷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和现在，虽然进行的是两种斗争，但贯穿其中的却是一个精神，这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创业。吕王人民就是用这种革命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使人欢欣鼓舞的胜利。

（一）过去是个穷地方

吕王是营口市距离县城最远、自然条件最差的一个公社，过去人们管这一带叫错草峪。地处营口、盖县、岫岩三县交界，层峦迭嶂，乱石丛生，在海拔一千零五十米的老轿顶山下，在六十多条深沟大岔里，分布着十一个生产大队、一百零四个生产队，散居着一千七百三十四户人家、八千九百四十三口人。这里，正象群众所说的：“七山二水一分田，沟沟岔岔有人烟，好地不过一犁土，坏地非沙即石头。”而这

“一分田”，总共才有九千七百多亩，其中山坡石窖地和镐头地占百分之七十五，沟膛地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远远望去，三亩、五亩犏地算是成片的“良田”。其他象石窖地全是在乱石丛中，七零八碎，四至不清，人们说这种地是“瓢一块，碗一块，草帽底下还盖一块”。因为它石头多得象湖塘，所以又叫它石湖地。种这种地，使不上犁，伸不进镐，下不去锄，只能用手拔楂，用手抠坎，点上种后，再把楂子上带的土搥打掉盖在上面。所谓镐头地，只是比石湖地的空隙大一点，耕种仍不能使犁，只能用镐头刨坎勾沟。犁杖在错草峪被看做稀罕物，很多人种一辈子地没有用过犁。社员张凤山的父亲活了七十二岁没有摸过犁把，临死前还对儿子叨念：“我这辈子算使不上犁杖了，就看你们啦！”

这里的山坡地不仅土薄，而且又高又陡，绝大部分山坡地，牲畜车辆都上不去。春天，人们踏着冰雪一担一担把粪挑上去。秋天，人们踩着岩石把庄稼一捆一捆背下来。解放前，碰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一亩地最多打一百多斤粮，这些粮去了交租纳税，所剩无几，贫苦农民过着吃糠咽菜的生活，不得不去给地主扛大活，打短工。所以，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这个穷山沟，遍地是石头，土地墙上挂，春种秋不收，山穷人更穷，真是没奔头。”

山穷水也恶。洪水是一个大害，威胁着山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每当山洪暴发，险恶的洪峰，横冲直撞，奔流急泻，沟膛里水声呜呜，滚石隆隆。山洪暴发常常和片山同时发生，不是东山片下一块，就是西山片下一面，冲到沟膛汇合一起，巨石滚滚，浊浪排空，地动山摇。洪峰所到之处，合抱粗的白杨树，一棵棵、一片片连根拔起，先是象蜡烛似地立着顺流而下，然后横七竖八地躺卧水中，等冲到沟外时，已被巨石砸得稀烂。那时不知有多少人畜骤然断送生命，房屋一时化为乌有，土地顷刻变成石湖。一九三九年一次山洪暴发，仅小错草峪一条沟就冲走二十三人，其中周福宽一家七口全部丧命。洪水过后，尸陈路旁无人过问，家成废墟有谁理睬？幸免于难的人，啼饥号寒，流离失所，或逃往他乡，或乞讨度日。现在的幸福大队第五生产队，解放前在这里住过的十八户人家，就有十四户讨过饭。

苦难的日子有没有头？人们一代一代地幻想着未来，一年一年地寻找着生路。有许多老农说，他们的祖太爷，在当年听说关东是块宝地，就挑着一副担子从山东逃荒来到错草峪，可是住下几辈子了，宝地倒没找着，却陷进了万丈深渊。有的寄人篱下，给地主扛大活，有的出去讨饭。生路在哪呢？有的人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心一狠，下山走了“边外”。有的人下

决心不走，非要弄出个究竟来，天天寻找着，苦想着。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多少代，人们终于找出了个办法，这就是修梯田。办法是好办法，能够防止水土流失，能够增产粮食，可是多少年来谁也没有办成。不是因为人少力单动不了手，就是因为地主盘剥而罢休了。当时有个贫农叫张云芳，身下有八男二女，死七八活地把儿女拉扯大，他倚仗家里人手多，一心要修梯田。爷几个起五更爬半夜，风餐露宿，苦心经营，一块梯田终于出现在山坡上。修上了梯田，头一年果然多打了粮，乐得张云芳逢人就说：“门前车马非为贵，家有儿孙不算贫。”可是，第二年地主万洪吉就给他加了一石租。希望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人修梯田了。错草峪还是老样子：“有钱人骑马压骡，穷苦人口袋围脖”。

错草峪呀，错草峪，穷山恶水是错草峪贫苦农民的拦路虎，地主恶霸是错草峪贫苦农民的缠身蛇！

错草峪呀，错草峪，阶级压迫和自然灾害是插在错草峪穷哥们身上的两把要命刀！

（二）組織起来以后

一九四七年，错草峪来了共产党，红旗插上了老轿顶，人民武装彻底打垮了称霸山区的地主反动武装——卢家匪帮，贫下中农最后斗倒了骑在人民头上的

地主富农，印把子破天荒第一次掌握在穷哥们手里。人们亲眼看到解放的风暴把旧世界搞得个天翻地覆，亲手捧起斗争后分得的坡田上的泥土，闻一闻胜利的芳香，禁不住流着欢喜的热泪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咱穷苦人的大救星，革命斗争才是贫雇农的光明路啊！”但是，翻身后的道路怎样走，当时谁心里也没有个新章程。许多人认为：庄稼人有了地就有了一切，咱给自己种地吃上饱饭还有什么啥可唠。可是不久，人们就犯了核计：怎么有的人富了，而有的人却又穷了，甚至有的人把地卖了，给别人扛活，伸直的腰板又哈下了，这不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就在这时，党向农民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互助组、合作社堵塞了农村两极分化的门，为农民开辟了走向集体富裕的道路，一度消沉的错草峪又活跃起来，山上山下也有了歌声。组织起来力量大，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几年的工夫，粮食上来了，每亩单产达到二百多斤；大茧丰收了，一九五二年创造了四千担的历史最高纪录。不过，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尽管粮食上来了，大茧丰收了，吃粮仍然不够，每年还得从外边运进一百多万斤。人们不断地叨咕：“错草峪啥时才能不买粮吃，啥时才能不做国家的‘累赘’？”有的人听常了不耐烦地说：“啥时？有二郎神的本领把老轿顶担走就妥啦！”这本来是一句气话，却给人

们很大启发：山是担不走的，再说担走了山上哪放蚕去，问题是能不能想个办法把石湖地变成好地？这时大家想起了张云芳修梯田的事，有的人提议试一试。可是一试问题来了，工程太大，抽不出那么多人手来，只能“癞蛤蟆挠痒痒——小捅咕”。大家深深感到，斩掉了地主恶霸缠身蛇，眼前还卧着一条穷山恶水拦路虎，身上还有一把“刀子”没拔去呢。要改变山区面貌，创造幸福生活，必须“伏虎拔刀”，革掉穷根的命运！

一九五八年，山区成立了人民公社，错草峪划分四个大队，属建一公社领导。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所发挥出来的巨大威力，为山区人民治山治水的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人们一鼓作气，修了两千二百亩梯田。梯田是修上了，到底能不能保持水土多打粮，人们没看见，心里没有底，只好让事实来断分晓。一九六〇年春，梯田上种下了第一茬庄稼，小苗出土绿油油，秆棵茁壮满山坡，真是喜欢人。不料，祸从天降，八月间山洪暴发，冲毁了坡地和庄稼，大部分梯田被破坏了，到处是一片白瓦瓦的乱石湖。由于经验不足，两年辛勤劳动修起的梯田，没有经受住这场特大洪水的考验。

但是，强大的人民公社却经受住了考验，它象威严的老轿顶，任凭风吹雨打，巍然不动，昂首屹立在